

悲

伤

地

图

集

S
a
d
I
o
p
o
g
r
a
p
h

悲伤
之地的
虚拟
旅行指南

[澳] 达米安·鲁德著 [乌克兰] 凯特琳娜·迪达克绘 谭宇墨凡译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S a d T o p o g r a p h i e s

悲伤地图集

[澳] 达米安·鲁德 著

[乌克兰] 凯特琳娜·迪达克 绘

谭宇墨凡 译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Text Copyright © Damien Rudd 2017

Illustrations Copyright © Kateryna Didyk 2017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imon & Schuster UK Ltd

1st Floor, 222 Gray's Inn Road, London, WC1X 8HB

A CBS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by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通过 Fantasee Media Co., Ltd. (杭州耕耘奇迹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授权新世界出版社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并独家发行。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节录或翻印。

北京版权保护中心引进书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9-25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悲伤地图集 / (澳) 达米安·鲁德著; (乌克兰) 凯特琳娜·迪达克绘; 谭宇墨凡译. —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9. 12

书名原文: Sad Topographies

ISBN 978-7-5104-6889-6

I. ①悲… II. ①达… ②凯… ③谭… III. ①旅游图—世界—地图集 IV. ①K9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197337 号

悲伤地图集

作者: [澳] 达米安·鲁德

绘者: [乌克兰] 凯特琳娜·迪达克

译者: 谭宇墨凡

责任编辑: 周帆

特约编辑: 陈胜伟

责任校对: 宣慧

责任印制: 王宝根 苏爱玲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100037)

发行部: (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05 (传真)

总编室: (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wp.com.cn>

版权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nwpcd@sina.com

印刷: 小森印刷 (北京) 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880mm × 1230mm 1/32

字数: 200 千字 印张: 7

版次: 2019 年 12 月第 1 版 201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04-6889-6

定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 6899 8638

“……你放任着自己投身于无路可通的大海，梦想不别的岸滨，不可避免的灾祸……”

——威廉·莎士比亚《冬天的故事》

Sad

悲伤

[形容词] 感觉或表现出忧伤或不愉快。

/ 近义词 /

忧郁 / 心碎 / 使……沮丧 / 垂头丧气的 / 灰心的 / 沮丧的 / 失望的
郁郁不乐的 / 阴沉 / 情绪不高的 / 情绪低落的 / 灰心丧气的 / 垂头丧气
没有精神的 / 绝望的 / 阴郁的 / 闷闷不乐的 / 伤心的 / 悲痛的 / 心情沉重的
伤心欲绝 / 不高兴的 / 消沉的 / 抑郁的 / 悲惨的 / 悲恸的 / 惨然的
哀痛忧伤的 / 遗憾的 / 不幸福的 / 愁眉苦脸的 / 不幸的 / 可怜的

目录

导言	1
欺骗岛 南极洲	7
世界尽头 加利福尼亚州, 美国	15
忧思群岛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加拿大	21
无名之路 伊卡卢伊特, 加拿大	27
绝望山 南澳大利亚州, 澳大利亚	33
无有城 亚利桑那州, 美国	39
空间制图学	45
无望岛 新斯科舍省, 加拿大	65
寂寞岛 喀拉海, 俄罗斯	71
世界尽头 伦敦, 英国	77
死亡岛 塔斯马尼亚州, 澳大利亚	83
忧郁地图集	89
末日之城 内华达州, 美国	107
天启峰 南极洲	115
难言岛 南极洲	123
孤独镇 纽约州, 美国	129
乌托邦 俄亥俄州, 美国	135
冷酷角 塔斯马尼亚州, 澳大利亚	143
屠杀岛 安大略省, 加拿大	151
苦难镇 萨克森-安哈尔特州, 德国	157
无名者的记忆	163
无有之地 杜伦郡, 英国	181
失望岛 奥克兰群岛, 新西兰	187
自杀林 青木原, 日本	193
饥饿港 巴塔哥尼亚, 智利	199
黑暗湖 安大略省, 加拿大	205
死亡村 芬兰	211
致谢	216

导 言

“我讨厌旅行和探险家。”这是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在他的人类学回忆录兼游记《忧郁的热带》（*Tristes Tropiques*）中开篇写下的句子——该书于1955年首次在法国出版，1961年被译成英文。列维-斯特劳斯在书的开篇部分就冷淡地表达了他对旅行书籍的不屑。“一直以来，我经常计划写本游记，”他写道，“但每次都有一种羞愧和厌恶之情阻止我真正开始这项工作。”该书最初的法语书名被保留下来，没有被翻译成英文，因为提出的英文译名，诸如“Sad Tropics”或“Tropics of Sadness”，缺乏列维-斯特劳斯想要表达的那种微妙的尖刻意味。

2015年年中，我偶然在一张澳大利亚南部的地图上发现了“绝望山”（Mount Hopeless）这个名字。这两个极小的单词相互依偎着，藏在密密麻麻的地形等高线之间。这个小发现蕴含的奇妙荒诞性让我很震撼——我心想，为什么这么偏僻的地方会有一座名为绝望的山呢？我开始在谷歌地图上输入其他一些令人沮丧的近义词，透过电脑屏幕发出的无所不知的光芒，我发现了我的国家一段尘封已久的历史：忧郁潭、失望湾、悲惨岛、饥饿溪、自杀角。用列维-斯特劳斯的学说，我一直生活在“已经消失的现实的残余”之中。几个月后，我初步收集到了一些东西——可以说是某种令人绝望的地图“奇葩”陈列。

正是在地图上，我们发现了地形和语言的结合。地图不是这个世界的客观表征，而是思维的产物，反映了地图制作者的文化和经历，以及制作地图时所处的时间和地点。地图是文档，是手工艺品，是指南，是权威，也是故事。

1606年，威廉·扬松（Willem Janszoon）和“杜伊夫根号”（Duyfken）的荷兰船员执行绘制新几内亚海岸地图的勘探任务时，无意间发现了未知的澳大利亚大陆。由于他们认为这里是新几内亚，所以他们无意中成为第一批踏上这片未知土地的欧洲人。扬松发现这个地方“居住着野蛮、残酷的黑皮肤野蛮人，他们杀害了我们的一些水手”。另外，“我们对这个国家的确切情况一无所知，也不知道这里能提供或需要什么样的大宗商品”。由于对这些不可思议的人以及对他们对于公平贸易的中立态度感到沮丧，扬松和船员们放弃了这次勘探任务，只在这次旅程中留下了若干水手和当地人死亡的血腥暴力场面。在扬松的地图上，他为这个地方取了一个不吉利的名字——奇异角（Cape Keerweer），在荷兰语中意为“掉头”。

在15世纪至17世纪这段所谓的“地理大发现”时代，扬松的遭遇可以说是欧洲探险家在航行途中的家常便饭。如果我们根据“地理大发现”这一概念而认为探险家是出于一种善良的好奇心、一种以仁慈帝国的名义绘制未开发土地的渴望，那么历史会呈现出另一番风貌。

令早期欧洲探险家失望的是，澳大利亚并非无主之地，不是他们地图上那一大片无人居住的空白。5万年来，澳大利亚土著地名口口相传，这些地名不仅是地形标识，也是与陆上风景交织在一起的创世神话故事。土著居民曾经用来导航的不是地图，而是民歌。通过这些按照正确顺序重复古老创世神话的民歌，人们就能在陆地

上长途跋涉。欧洲入侵后，这些民歌和地名都消失了。那些地方都被重新命名，开始了新的故事——一个有关领土征服和殖民远征的故事，令人想起的不是神话中的神灵，而是探险家、地质学家、皇室成员和名人。

我后来了解到，有关地名的研究被称为地名学（*toponymy*），它本身是研究一般名称的“专有名称词源学”中少为人知的一个分支。地名既是一种标识，也是丰功伟绩的纪念碑，而在殖民远征时代更是如此。本书中许多悲伤的地名都源于地理大发现时代；这里所描绘的大发现不会使我们联想到冒险和浪漫的故事，而是一种征服世界、掠夺自然资源、扩张王国和帝国、剥削未开化的野蛮族群并传教给他们的欲望。并非巧合的是，大多数令人悲伤的地名都位于后殖民国家：北美、南美、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列维-斯特劳斯在热带地区发现的忧郁气质，是地理大发现时代缓慢破坏的残余痕迹。他目睹的是正在消失的文明的悲伤，一个垂死的世界，其中满是人们不得不承受的后殖民时代的悲哀。

第一批地名学家都是讲故事的人，试图通过将历史、神话和想象编织在一起来解释地名被遗忘的起源。风景通常作为语言的隐喻，而且据说人们可以像读书一样阅读风景。在这个意义上，这些地名起着索引的作用，每一个名字都是写在这些风景页面上的故事标题。“从这些名字中，我们可以知道某地的人们的所想所求，”乔治·斯图尔特（George R. Stewart）在《土地上的名字》（*Names on the Land*）中写道，“另一个地方的人们是如何梦想，或死亡，或追求财富，以及还有一些人是如何通过曲解古老的名字创造新名字来开玩笑的……这些名字与土地本身以及人们的冒险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

每一个地名背后都有故事，而在这些悲伤的地方，故事的背后则是一桩桩悲剧事件。尽管情况通常如此，但更多的时候，有关悲剧事件的记忆会逐渐淡去，像一个被风化的路标指向一条废弃的道路那样，留下的只有名字，追忆着很久以前的时代。在本书中，我试图沿着这些道路走下去，虽然它们常常蜿蜒曲折，分岔成更小的道路，通往蛮荒且容易迷失的丛林。在那里，我们不可能将历史与神话、虚构与事实、记忆与想象分开。因此，本次旅程中可能偶有一些题外话，还有一些通向奇异隐秘历史的道路：苏联的科幻小说和宗教隐士、核试验遗址和旅馆中的死亡、怪异的加油站和人类世界的忧郁。

我现在还没去过，将来也不会去书中提到的任何一个地方。不过，你既可以把这本书当作一本地名汇编，也可以作为一本旅行指南来读；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本反旅行指南；它还可以成为我们中间那些垂头丧气、患有忧郁症的人的指导。就风景可以作为语言的隐喻而言，将两者反过来也是成立的。故事本身就是一种虚构的旅行，一种穿越心灵风景的方式。列维-斯特劳斯在旅行书中试图说服读者不要旅行，他没有追忆“那些还有可能看到没有遭受毁灭、污染以及损坏的壮观景象的真实旅行时代”，而是用愤世嫉俗的绝望写道：“当周游世界时，我们看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我们自己的污物，它们就被扔在人类面前。”接下来，他又要求读者思考：“旅行这种所谓的逃避主义，除了让我们面对我们历史中更不幸的一面，还能做什么呢？”

1790年，法国作家扎维尔·德迈斯特（Xavier de Maistre）因决斗而被惩罚，被监禁在卧室中长达42天。在那个总共只有36步长的房间里，德迈斯特写了一部叫《在自己的房间旅行》（*A Journey*

Around My Room) 的书，以此来打发无聊的时光。他每天都要走遍那个极小空间内的每个位置，好像是在穿越一块辽阔的大陆。他探索了每一处犄角旮旯，好像身处无边无际的荒野；他研究自己的家具，好像自己是个人类学家；他盯着窗户看，好像经历一次无尽的铁道之旅，正穿过陌生的大陆。他向每个人推荐这种旅行和探险方式，尤其是对穷人、体弱的人还有懒人，因为它不但特别便宜，还对每一个人都适用。他的想象力把他带到了远离房间墙壁的地方，怀揣着最大的探索热情，开始了他的旅程。

德迈斯特的经历表明，通过故事，我们可以探索和游历世界各地，甚至都不需要离开我们那舒适的房间。“当我在房间里旅行时，”他写道，“我很少走直线：我会从桌子那里走向挂在角落里的一幅画；再从那里，我转弯抹角地向门口走去；即便一开始我真的想要走到门口，可如果途中我碰巧遇到了我的扶手椅，那我也会毫不犹豫地在那里安顿下来。”

因此，我邀请你待在家里，泡一杯茶，坐在你的扶手椅上，开始探索世界上最悲伤的地方吧！



• 62°58'37"S
• 60°39'00"W

欺骗岛

南极洲

Deception Island, Antarctica

欺骗岛可不是一座普通的岛屿。1908年12月22日，经历了六天剧烈的南极风暴和严重的晕船后，“普尔夸帕号”（Pourquoi-Pas）的船员们终于跌跌撞撞地驶进了冒着热气的火山臼^①，而这里就是欺骗岛。直径长达12公里的环形黑色火山岩环绕着港口，形成了地狱般的奇观。捕鲸船——不是靠煤而是靠企鹅油驱动——挤满了海湾，仿佛在举办一场可怕的船队嘉年华。“四面八方都漂浮着鲸的碎尸，”让-巴蒂斯特·查考特（Jean-Baptiste Charcot）后来在日记中写道，“……正在被肢解或等待被肢解的鲸的尸体就在各种小船旁边。味道难闻极了。”沿着捕鲸湾浸满鲜血的海滩，在腐烂的尸体和被肢解的骨架中间，矗立着若干个巨大的铁罐，鲸的肉和骨头在里面翻滚着，熊熊燃烧的熔炉日以继夜地照亮了这座岛屿。在浮动屠宰船的下方，被鲜血染红的海水冒着泡，汩汩作响。这一切都被水面上升起的薄雾所笼罩，到处都散发着一股尸体的恶臭。在海滩上，炼油师将鲸肉和鲸脂变成鲸油，再把鲸油变成可供交易的商品。

^① 火山臼，又称破火山口、陷落火山口，通常是火山锥顶部（或一群火山锥）因失去地下熔岩的支撑而崩塌形成的，是比较特殊的一种火山口。猛烈的爆发除了形成破火山口外，还使火山的高度大大降低，若破火山口累积降水或有其他水源流入，则可能会形成火山湖（火山湖）。——译者注



西雅图香皂公司 (Seattle Soap Company) 的鲸油香皂产品标签。

1821年，21岁的美国康涅狄格州人纳撒尼尔·帕尔默 (Nathaniel Palmer)，驾着一艘不比划艇长多少的单桅帆船，在该岛多山的一侧偶然发现一个狭窄的裂口。与此同时，他还发现此处是一座休眠火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里也是南极洲最安全的港口——一个罕见的避难所，可以躲避南大西洋的狂风和危险的浮冰。

他当时搜寻的不是鲸，而是海狮。在南极，海狮是第一批被猎杀的动物——而且是以能想到的最不可持续的方式。在被棍棒打死或长矛刺死后，这些海狮会被清洗并装进木桶，之后便被运往欧洲、北美和中国。每年夏天，越来越多的猎人来到这里，而争夺新猎场的竞争也变得越来越激烈。仅仅过了五年，海狮的数量就大幅减少，濒临灭绝。“当发现海狮生意无利可图时，”一位评论人

士（不是指责狩猎者，而是指责海狮的繁殖速度不够快）说道，“……我们的船只在捕鲸业迅速占据了领先地位。”南极洲有大量的鲸，而捕鲸者也发现全球市场对珍贵鲸油的需求非常强烈。

今天，我们很难理解近几个世纪以来西方社会对鲸油的依赖高到什么程度。它不仅是化妆品、机油和洗涤剂的配料，也在纺织品、黄麻纤维、皮革、油毡、绳索、清漆、涂料、肥皂和人造黄油的生产中发挥作用。它是精密钟表和计时器的润滑剂，也可作为维生素的重要来源，此外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它也是制造炸药和硝化甘油的重要原料。不过，它最出色的表现还是在照明方面。一种被称为鲸蜡的东西——比蜂蜡和动物油脂都要好，能产生更明亮、更清洁且无烟的火焰——可以直接用桶从抹香鲸被割下来的头里舀出来。鲸蜡为欧洲和北美的数百万家庭、路灯、灯塔、建筑带来了光明。鲸油成了现代化命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兴工业化世界的血管中流动。它能让时钟嘀嗒作响，让灯具发出光芒，以及让炸弹轰然引爆。

几乎一夜之间，欺骗岛成了一个繁忙的捕鲸工厂。19世纪50年代中期，煤油的发明最终开始取代鲸油成为首选燃料。20世纪20年代，那些驶抵南极洲的捕鲸船都配有内置的滑道，可以方便地将鲸鱼拖到甲板上处理，不再需要欺骗岛这样的庇护港口。更快的加工过程意味着更多的鲸油，进而是更大的利润，结果鲸油市场最终饱和，导致鲸油价格大幅下跌，使得利润较低的陆上加工业务突然终止。19世纪和20世纪对鲸油的依赖，在很多方面同21世纪对矿物油的依赖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捕鲸船就是一种非法的开矿机——一台海洋动物油的挖掘机，”菲利普·霍尔（Philip Hoare）在《白鲸记》（*The Whale*）一书中写道，“……它对工业革命的贡献丝毫不亚于人们从地下挖出的煤。鲸油和鲸须都是机器

时代的大宗商品……”到1931年时，欺骗岛上最后一家捕鲸公司最终也停止运营了，岛上的商业捕鲸活动就此终结。

在1941年以前，欺骗岛一直处于废弃状态，英国海军当时决定摧毁岛上残留的油罐和其他物资，以降低该岛对于德国海军的吸引力。虽然德国并没有表现出对该岛的兴趣，可到了第二年，阿根廷却登陆了该岛，胡乱放置了一些国家标志和旗帜，试图宣示主权。不久，英国人回来了，用他们自己的国旗重新宣示了主权。1944年，一队英国科学家在此建立了永久性的研究站。1955年，智利决定也要在欺骗岛上占据一席之地，他们在英国研究站旁建了自己的研究站。尽管有许多国家同时宣布对欺骗岛拥有主权，但令人惊讶的是，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冲突，甚至连就主权问题交流的茶话会



《捕获抹香鲸》(Capturing a Sperm Whale)，约翰·威廉·希尔(John William Hill)，1835年。